

遠古的回音

鄧林繪畫作品集

嶺南美術出版社
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遠古的回音

鄧林繪畫作品集

嶺南美術出版社
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粵) 新登字 06 號

策 劃 王曉吟
編輯 裝幀設計 潘 雷
責 任 技 編 謝榮賢 裴裕祥

遠古的回音 鄧林繪畫作品集

出版、總發行 嶺南美術出版社
協 作 出 版 廣東省汕頭市建安總公司
經 銷 廣東省新華書店
制 版、印 刷 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 × 1092 mm 1 / 12 印張：6
ISBN 7-5362-0838-3/J • 809
書 價 ￥ 38.00 元

DENG LIN WORKS

(粵) 新登字06號

策 劃 王曉吟
編輯 裝幀設計 潘 雷
責 任 技 編 謝樂賢 裴裕祥

遠古的回音 鄧林繪畫作品集

出版、總發行 嶺南美術出版社
協 作 出 版 廣東省汕頭市建安總公司
經 銷 廣東省新華書店
制 版、印 刷 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7 月第1 版 1992 年7 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 ×1092 mm 1 / 12 印張：6
ISBN 7—5362—0838—3/J • 809
書 價 ￥38.00 元

遠古的回音

鄧林繪畫作品集

嶺南美術出版社
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遠古的回音

杜大愷

鄧林一向以畫梅著稱，清冽瀟灑是她的風格，不拘泥于形似，任性塗抹，在不失女性的嫵媚之中，透出一股頗男性化的剛健之氣。中國人借物咏志是有傳統的，幾千年相沿相續，反映着中國人的自然觀，不僅如此，一咏一觴之間亦還藏蘊着中國人與天地共融的關於生命的價值取向，因而我們觀賞鄧林的梅花的同時，亦在認識她一向豁達、樂天的秉性。

但是最近幾年鄧林不再畫，或者很少畫梅花了，這倒不意味着她已改變豁達樂天的秉性，秉性很難改，甚或改不了，她的新的興趣是其對藝術以至對生命認知的新的覺悟。

她不諱言她的藝術中的新的形象來源于中國的彩陶紋樣，產生于五千年前的中國彩陶是中國文明的第一抹曙光，沉雄、渾厚，火一樣絢爛，泥土一樣質樸，使世界爲之陶醉和傾倒。鄧林的新的選擇不是偶然的。

所有中國畫家都在尋找變革中國畫的出路，二百年前，石濤提出的“筆墨當隨時代”的著名論斷似是不變的真理，但于今天，這所謂時代已不再囿于一國一地。因而，今日中國畫的變革則不能不以尋求國際的認同爲目標。1985年鄧林曾參與發起成立“東方美術交流學會”，並出任會長，可以相信，鄧林的這一舉動並不意在爲自

己謀求什麼，而是她期待在一個時代的範疇中醞釀並成就中國畫新紀元的努力的一部份。

因有變革，就有機遇，但是任何機遇都不是均等的。對於鄧林，她的無法改變的特殊身世，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她面對機遇時的抉擇方式和抉擇傾向，她一回首，越過五千年的歷史，毅然從中國文明的元初時代尋覓建立自己新的語言形態的媒介，完全可以這樣說，這對於鄧林是爲邏輯所規範的必然。

生命是有始有終的存在，人們因而關心歷史，經常把關於生命的思考與歷史連在一起，使其對生命的思考獲得與歷史同樣的莊嚴和輝煌。歷史是對人類永遠有魅力的存在，而對於藝術家歷史則是可能永遠激發衝動的主題。雖然鄧林一直渴求儼然如普通人那樣生活，或者自願，或者被迫，鄧林確也經驗過與普通人相似的遭遇，有時候與鄧林相識的朋友甚至覺得鄧林過於普通，但在她生命的多數時間裏，她的經歷客觀上是不平凡的，她有幸從一個很少有人可能接近的十分特定的角度感受歷史不斷發生重大轉折的過程，歷史對於她比較普通人有太多特殊的意義，她眼裏的歷史比一般人真切得十倍百倍，她經常可以從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物中發覺歷史沿革的規迹，她對歷史的敏感是多數藝術家不能企盼的，于是她能够

從彩陶的紋樣中聽到來自遠古的回音，那悠遠的從未曾開墾的處女地上升起泛着黑色、紅色、黃色的聲音，透過厚厚的時間的帷幕，穿越現代和未來。鄧林已不年青，她的變法發生在五十而後，比較白石老人的衰年變法，也許不算太遲。歷史不僅是經驗的集合，更需要對經驗的超越，歷史本質上是對人類命運的把握，膠結着這麼沉甸甸的思辯的變革來遲幾年，也大概合乎情理。古人說：五十而知天命，這倒或可謂巧合了。

畫家對於歷史的思考最終要藉助視覺傳達，這對於鄧林是一次考驗，先前熟悉的甚或眷戀的手法面對新的形象會突然顯得陌生，甚至笨拙，因而必須揚棄，這個過程並不輕鬆。藝術的變革內容與形式總是亦步亦趨，鄧林走過來了，她找到了與她的新的追求相默契的語言，濃濃地展開了一個新的形象，剛勁雄渾，酣暢灑脫，有一股氣吞山河的氣概。這似乎才像鄧林，真的走向成熟的鄧林。中國人一向有畫如其人的說法，聚合着無數經驗的話語，其間確有與實際相符合的可靠性。所有彩陶紋樣都是以各種自然類屬為原型演化而成的，無論怎樣抽象，依舊暗合着自然的秩序，充溢着自然的聲勢和氣度，我們甚至可以從彩陶紋樣中體悟到先民們裸露于自然之中的充實和自足，動情于先民們享受生命的閑適和自由。鄧林把握

住了這些，面對鄧林統稱為“遠古的回音”的這一時期的創作，你會感到她在駕禦這種秩序的過程中始終都不缺少的從容和自在，似乎有一種鄧林自己亦以為幾分得意的境界，使人禁不住想起“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一類的詩句。歷史對於藝術家的魅力誠然慷慨。

中國畫的變革是一場視覺革命，抽象性語言形態的建立仍然需要一個過程，由創造者與接受者共同參與的過程，已經有人做過類似的嘗試，然而，實話實說，真正成功的嘗試似乎還須期待。鄧林的選擇是有風險的，也許這就是鄧林，想通了，義無反顧。其實，天底下完全沒有風險的嘗試似乎沒有，其實，鄧林的嘗試仍是慎謹的，她從彩陶紋樣中借得的形象已經歷了五千年的視覺認同，這自然是鄧林的機智。

將來的中國畫，抽象當然不會成為唯一的存在，但是，抽象實際是自然的偏向理性的秩序，似乎沒有參照憑藉的所謂抽象確也包孕着美感，因而不會成為始終被藝術冷落的天地。

“藝術的道路，我知道並不平坦，但我還是要不斷地走下去，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這是鄧林的“自析”，謹錄之，權作結語。



1. 第一张 680×680mm 1989年











